

從智者大師對魔的詮釋來看《大集經·寶幢分》的 魔事問題

大寂法師撰

大綱

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動機

第二節 大意

第二章 什麼是魔

第一節 魔的分類

第二節 因何而起

第三章 魔如何擾亂行者

第一節 擾亂佛陀

第二節 擾亂佛弟子

第四章 破魔

第一節 分析破

第二節 直觀破

第五章 結語

參考書目

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動機

佛法之樞機，不出止觀二法，然修禪定之人，其心敏銳，異於耽溺於五欲之凡夫。凡夫縱欲之行，原屬魔行，故無「著魔」之問題。一個正處於道上的修行者，心行漸細，更警覺於外在世界一草一木之動，此是神通欲發之前兆，屬正面效應。負面效應接踵而來，魔王波旬不欲其魔子數量減少，故須設計種種魔網，將之擒回。

整個《大集經·寶幢分》敘述魔王搗亂的情形，不僅是針對佛陀，也針對所有的佛弟子，但佛陀都能一一化解危難。激起我研究的興趣在於：如何擺脫魔難？如何精確無誤地踏在佛道上？這是撰寫此篇論文的問題意識。

寫作的動機在於：過去就不斷地聽到教界中的法師非常崇尚《楞嚴經》的五十魔，他們認為這是修禪定之人不可不看的經典之作。關於魔，早在《阿含經》時代就已經描述得非常清楚，卻魔的方法也很清楚。如今，倚著這次寫作的因緣，欲將潛於內在極待解決的問題，一併處理完畢。

第二節 大意

一般經典中，並未詳細區分魔的種類，頂多是魔王、魔子、魔孫，魔王似乎僅此波旬一個，但從〈寶幢分〉得知，魔王也是充塞於各個世界裡頭，其數量乃遍虛空、窮法界的，就像諸佛陀充滿整個宇宙一樣。然而，智者大師有更進一步的分類，如《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云：¹¹

8.1 四種魔

8.1.1 煩惱魔

8.1.2 陰入界魔

8.1.3 死魔

8.1.4 鬼神魔

8.1.4.1 精魅

8.1.4.2 堆剔鬼

8.1.4.3 魔惱

8.1.4.3.1 作違情事

8.1.4.3.2 作順情事

8.1.4.3.3 非違非順事

由於魔王具足神通方便，故能變化種種的境界來迷惑行，令其退失道心。基本上，魔只對極精進的行者施加功用，或者對於即將成就的聖者進行阻擾，此為魔惱之因。然而，〈寶幢分〉讓我們更進一步地了解到：即使已經成佛的佛陀，都難逃其魔掌。過去，在菩提樹下即將成佛的佛陀，只面對魔王波旬的干擾，如今卻必須同時遭遇諸多魔王的侵害，這是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戰役，許多天人因此勸請佛陀不要出戰。

直觀破是行者一念心起，與般若空性相應所起的破斥作用，智顓言：「魔界如與佛界如，平等一相，魔界即佛界。」此乃至圓至頓的圓教觀法，若落在藏、通、別教，則有分析之破法，如遇精魅時，須善知時辰，對時而呵，才見效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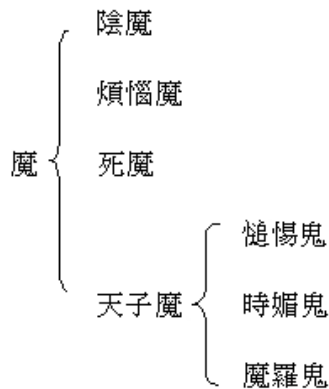
第二章 什麼是魔

最粗劣地說，魔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心魔，另一種為天魔；前者是行者於修行過程中，遇到修法上的障礙時，唯心所現的魔。後者則非主體上的魔，而是專指在客觀世界中真實存在的魔，不再是唯心所現，相反的，它是唯物的。

由於〈寶幢分〉未觸及「什麼是魔」這個解釋性的問題，它多是描述魔王如何惱觸佛與聖弟子，故第一節暫不談論《大集經》，先從智者大師的著作與《瑜伽師地論》來了解「什麼是魔」，等知道什麼是魔後，再進一步地來看《大集經》中的「天魔」如何阻礙修行人，這也就進入第二節的主題，魔「因何而起」。

第一節 魔的分類

當然，如果細分的話，魔可分為四大類，最後一類又可分為三種，今依《摩訶止觀·觀魔事境》整理成下表：^[2]



《瑜伽師地論》稱陰魔為蘊魔，稱天子魔為天魔，其餘相同。^[3]《小止觀》則稱天子魔為鬼神魔，而把時媚鬼稱作精魅，把慥惕鬼稱為堆場鬼，把魔羅鬼稱作魔惱。^[4]今製成下表以利互相參照：

《摩訶止觀》	陰魔	煩惱魔	死魔	天子魔	<table border="1" style="width: 100%;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tr><td style="padding: 2px;">慥惕鬼</td></tr> <tr><td style="padding: 2px;">時媚鬼</td></tr> <tr><td style="padding: 2px;">魔羅鬼</td></tr> </table>	慥惕鬼	時媚鬼	魔羅鬼
慥惕鬼								
時媚鬼								
魔羅鬼								
《小止觀》	陰入界魔	煩惱魔	死魔	鬼神魔	<table border="1" style="width: 100%;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tr><td style="padding: 2px;">堆場鬼</td></tr> <tr><td style="padding: 2px;">精魅</td></tr> <tr><td style="padding: 2px;">魔惱</td></tr> </table>	堆場鬼	精魅	魔惱
堆場鬼								
精魅								
魔惱								
《瑜伽師地論》	蘊魔	煩惱魔	死魔	天魔				

若尋《雜阿含經》，從第 1084 經到第 1103 經，可以歸納為〈魔相應品〉，然而，由於此經屬於佛教早期之著作，那個時候還沒有如上表的分類，因此在這幾經中，四種魔混雜於其中，換句話說，有時候，比丘所現起的魔確實是前三種魔，有時候確實是天魔來干擾行者，在《雜阿含經》裡，所謂的天魔即是魔王波旬^[5]，他總是變化成種種的身分來迷惑行者，令之難以悟入法要，並且總是在緊要關頭處出現於行者前。

後人對原始經典中魔的分類大致如此，以下開始介紹一一的魔是什麼因緣而現行的。

第二節 因何而起

大概知道魔的種類後，底下就正式進入《大集經·寶幢分》來探索魔王是因為什麼樣的因緣而發難。〈寶幢分〉一開始先描述兩個富有智慧的外道，一名優波提舍，二名拘律陀，兩人都成就了「十八種術」^[6]。他們對於追求真理有同樣的熱誠，是非常要好的同修梵行者^[7]，因此互相鼓舞地說：

若有先得甘露味者，要當相惠。^[8]

有一次，憂波提舍在路途中遇見佛教僧團中的馬星比丘正入王舍城次第乞食，馬星比丘「威儀庠序」^[9]，憂波提舍深深為之所感動，興起了這樣的念頭：他的老師是誰呢？我應問他從誰受法，然後去向他的老師學習。當憂波提舍知道他的老師是釋迦牟尼如來大士之後，復問他的老師教哪些東西，馬星比丘依著佛陀而說了一些驚天動地、令人足以大悟的話：

法從緣生，通達是因，因緣滅故，即是寂靜。世間即苦，苦因名集，若修八正，世間集滅。若無苦集，我師說言，名為涅槃。^[10]

就在馬星比丘說完的那一剎那，憂波提舍瞬間證入了須陀洹果，得法眼淨。拘律陀見憂波提舍回來時，顯得跟以往不一樣，諸根清淨、悅豫，顏貌光澤，拘律陀因此而懷疑憂波提舍已得甘露味。憂波提舍把馬星比丘告訴他的法，重新敘述一遍，拘律陀聽了非常法喜，又要求他重述一遍，聽完第二遍後，兩人就決定離開原來的住處，到佛陀處歸依、出家。

由於這兩人的智慧極高，門下擁有五百弟子，當兩人欲往佛陀所時，五百弟子當然也一同去。就在這個節骨眼，魔王開始擔心憂慮了：

若此二人從彼瞿曇沙門受法，我境則空，我今欲往，轉彼二人出家之心。^[11]

為什麼只是這兩個人向佛陀求法，魔王就感嘆憂慮「我境則空」呢？因為魔王的勢力來自於「魔子」的數量與範圍，故重點就轉到「魔子」身上了，何謂魔子呢？即一般耽溺於五欲之樂的愚癡無聞凡夫，只要人們繼續停留在五欲的享樂上，那麼就屬於「魔子」，這是魔王最樂於見到的事情了。然而，只要任何的人生起出離心，想要解脫於三界的束縛，魔王就開始憂悲苦惱，並且憤怒地對行者施加種種的誘惑，欲令其退失道心，退回凡夫位。

〈寶幢分〉的這個例子就是魔王對於欲修正法的人施加魔難的典範，不僅《大集經》出現這樣的例子，也可以在原始佛教的僧團中發現魔王波旬所作出的阻礙，如佛陀為弟子們說五受陰生滅之法時，魔王波旬化作大牛，欲作擾亂，然其終究逃不過世尊的佛眼，為了摧伏此魔，佛陀說了底下這一偈頌：

色受想行識，非我及我所，若知真實義，於彼無所著。心無所著法，超出色結縛，了達一切處，不住魔境界。^[12]

這首偈頌再度讓我們見識到在原始佛教經典中，未劃分魔種類的例子，因為從「色受想行識，非我及我所，……，了達一切處，不住魔境界」中，可以讓我們了解到這種魔是傾向於「陰入界魔」，只要了達五蘊的無我性，及可不再住著於魔境，但是，經文一開始處欲強調：佛陀向眾弟子說法時，魔王波旬化成大牛來擾亂。很明顯地，魔王波旬屬於客觀世界真實存在的「天魔」。因此，到底是陰入界魔，還是天魔，在原始聖典中實在很難作出區分，明顯的區分只有在後代的論典中才見得到，這或許是論典具有對於法相與法目強加分別的特質吧！

第三章 魔如何擾亂行者

以上從論典中得知魔的種類，從經典中得知魔因何而起後，接下來就要更進一步地發掘諸魔如何進行擾亂的行爲與行動。經典中的魔多是直接向佛陀發難，論典中才提及魔向佛弟子發難的情形，如《瑜伽論》、《小止觀》、《摩訶止觀》。當然，這不是絕對的，只是一種統計出的傾向。

第一節 擾亂佛陀

由於佛陀幫助憂波提舍及拘律陀，魔王剎時之間入於苦宅，其五百婬女見狀後，作諸伎樂，想要取悅於魔王，但魔王根本無心觀賞。婬女們紛紛對於主人今天的憂惱感到好奇，終於有一電光婬女問了魔王，是誰惹你生氣。魔王答言：

彼人（指佛陀）以戒施忍莊嚴，無常苦空以為器甲，若壞眾生諸有受生，我莫能知其所住處，具足無上大神通力，大慈大悲而為伴黨，能度一切三有眾生，是故能令我界空虛。^[13]

婬女聽了這一番話後，反而想要供養佛陀，一一地到佛陀面前長跪合掌，如此希求佛陀，「願佛為我開方便，令我得解於女身」^[14]。婬女回來後，又向魔王規勸，「若欲度生老死河，當生信心詣如來」，這時魔王對佛陀產生了更大的惡心。他開始聚集手下的魔子，計劃要對佛陀進行一連串的攻击。有趣的是，某一魔子心生疑惑地說：

大王！瞿曇沙門往獨一已坐菩提樹，猶難沮壞，況今眷屬無量般多而可除滅。^[15]

然而，魔王攻擊佛陀的心未曾改變，最後決定以排山倒海之勢來毀壞佛陀，無奈佛陀入「破魔力勢三昧」，不管魔子如何攻擊，都沒有用，如雨刀、箭、石火，皆悉變為種種花，魔眾見了佛陀示現這樣的神力後，全部對佛生起信心，歸依如來。魔王波旬再次無法得逞。^[16]

整個〈寶幢分〉，魔王不斷地對佛陀攻擊，卻不斷地被佛陀所降伏，雖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終究是「邪不勝正」。至於降魔之道，就留待第四章再詳談了。若見《雜阿含經》，魔王對佛陀進行擾亂，多是在佛陀為眾弟子講說佛法之時，魔王為了擾亂視聽，往往現出各式的形貌來破壞。有時是在眾比丘為佛陀製作衣服時來擾亂，^[17]有時是在佛陀禪思時來，^[18]情況相當多。總結地說，魔王極盡可能地要把佛教滅除，才肯善罷干休。

第二節 擾亂佛弟子

就在憂波提舍與拘律陀決定到世尊所出家後，魔王即在他們一行人的旅途施加種種惱害。一開始先化作馬星比丘相，欲騙他們兩人而云：

我先所說，試汝智耳，……，如來常說，無善業果、無惡業果，若能親近五欲樂者，是人即得甘露法味。^[19]

然而，憂波提舍與拘律陀馬上識破魔王之語，互相告訴對方，「如是語者，即是魔說，非如來語，又非馬星比丘所說。」魔王第一波的攻擊不見功效，因此在其二人與五百弟子前進的行程中採取第二波的攻擊，「化作大坑，深百由旬」^[20]，想要讓他們一頭掉入，永無見天之日，然世尊知其一行即將到來，故以威神力令大坑沒有坑險，如平地一般。魔王不甘心，復採取第三波的攻擊，化作百千頭獅子來遮道路，哪知道這些獅子看見這一行人後，「善心即生，默然潛伏」^[21]。憂波提舍與拘律陀仗著佛陀的力量，平安無險地來到世尊面前出家，得修清淨梵行。

若觀智者大師的詮釋，兵分三路的天魔，即精魅、堆剔鬼、魔惱，各個有各自擾亂的手段。精魅是十二時獸，智者大師將十二生肖的獸類配上中國的十二時辰，就成了精魅這個系統。《摩訶止觀》更將每一時分成初、中、後，這麼一來，每一時所對的獸就有三種了，十二時辰就配上了三十六種獸^[22]，茲將之整理如下表：

時辰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初	狸	狐	龍	蟬	鹿	羊	狢	鳥	狗	豕	貓	牛
中	豹	兔	蛟	鯉	馬	雁	猿	雞	狼	獮	鼠	蟹
後	虎	貉	魚	蛇	驢	鷹	猴	鳩	豺	豬	伏翼	鼈

這十二時獸常會變化成少女或老宿的形貌來惱亂行人。第二種堆剔鬼亦是化作不同的形貌來惱亂行者，有時候攻擊人的兩腋，有時候把人抱住，有時候發出喧鬧的聲音。^[23]有人有過被鬼壓的經驗，或許就是這種魔的傑作。第三種魔惱是魔化成五塵的境界來破壞行者的善心，五塵之境不外三種，即違情事、順情事、非違非順事。在順情之境下，魔化作父母兄弟或諸佛菩薩，令人心生貪著；在違情境時，魔化作令人怖畏的形相；在非違非順境中，魔化成平常的事物，動亂人心。^[24]

無論如何，以上都只是從狹義的魔來說，若從廣義的範圍來看，一切使行人退失道心的阻礙都是「魔事」，如本來應出離的，確對諸欲產生耽著；本來應密護根門，卻樂於趣入可愛之境；本來應該飲食知量，卻貪著於美味；本來應修憇寤瑜伽，卻安樂於睡眠；本來應正知而住，卻對盛年的美色與諸妙好事，心樂趣入；或者對三寶與四聖諦產生疑惑；或者在獨一靜處時，心生驚恐；或者愛樂於他人的利養恭敬。^[25]事實上，魔事無法盡舉，但絕對不超過四種魔的範圍。

第四章 破魔

如果僅僅學會認出魔，是沒有多大效用的，因為如果沒有更進一步地學會如何驅魔，那麼任何的行人都將被魔王玩弄於股掌之間，所以，最重要的是學會退魔的方法，諸經論中所呈顯出來的方式，不外乎兩種，一者直觀，二者分析，底下就分別介紹。

第一節 分析破

阿含經與中國天台的藏教，大都以分析的方法來破除。只有在大乘般若空觀與天台圓教中才可見到直觀破的較高段驅魔法。而《大集經》破壞魔業的方法亦屬較高級的直觀破，於第二節再述之。

爲什麼說《阿含經》屬於分析破呢？有一次，佛陀爲比丘們說「六觸入處」的「集、滅、味、患、離」，魔王波旬化作壯士，欲來擾亂說法的場面，世尊爲了降伏他而說了此偈：

色聲香味觸	及第六諸法
愛念適可意	世間唯有此
此是最惡貪	能繫著凡夫
超越斯等者	是佛聖弟子
度於魔境界	如日無雲翳 ^[26]

世尊爲弟子們宣說超度魔境界的方法，是從分析六塵處下手。六根觸六塵，若生可愛意，則落入魔網，如日被雲所遮蓋。若能超越「根觸塵生愛」的內在固有模式，則能超度魔境。除此之外，原始佛教也常以觀察五蘊來超度魔境，這都是「分析破」。

另外，在天台藏教對於魔的破法，亦屬分析破。鬼神魔中的精魅，破之必須善識其相，也就是說，在哪一個辰出現什麼樣的獸，必須搞清楚，如於寅時的初時，須知是「狸」獸，接下的一個步驟是重點：

說其名字訶責，即當謝滅。^[27]

只要把狸的名字大聲喊出，並深深呵責，它就會寂沒不見。堆剔鬼的對治法稍有不同，方法也比較多，可以閉著眼睛對之呵責；出家人可以誦具足戒本，在家人可以誦三歸五戒。那麼鬼便會退卻而去。^[28]

最後是魔惱，卻法有兩種，分別是修止卻之與修觀卻之。修止的重點是以無分別心來駕御他：

息心寂然，彼自當滅。^[29]

這種方法不只是用於卻魔，天台整個修止的重點就在這裡。另外，若修止無法奏效，則必須修觀來退之：

反觀能見之心，不見處所，彼何所惱。

反觀能見之心而不可得，魔王原本欲惱亂行者的功用也就消失了，因為魔王所欲惱亂的是行者的寂靜心，令之與相反方向走，然而若無心可得，焉有寂靜心與急躁心之區分。如果沒有心的存在性，魔王就無處可惱了。然而，這終究屬於分析破的方法，因為這種方法必須反照能觀心，分析它爲不可得，故屬分析破。

第二節 直觀破

在《大集經》卷第十一中，海慧菩薩廣說魔業後，世尊復以「壞魔業道」來回應之，壞魔業道的方法很多，但一一道皆屬直觀破，今舉一例：

一切諸法，其性空寂，若知諸法其性空已，亦知一切眾生皆空，既知空已，而修慈心調伏自身，是名菩薩破壞魔業。^[30]

為何此屬直觀破？因為在破的過程中，根本沒有針對魔王本身來破，而是了達諸法、眾生皆空，並以慈心調伏自身後，當下就是破壞魔業的表現了，這就是《大集經》破壞魔業的方法。

另外，在天台圓教中，智者大師以一種非常圓頓的修法來驅魔，是一種理上的修法：

知魔界如、佛界如，一如無二如，平等一相，不以魔為戚、佛為欣，安之實際。若能如是，邪不干正，惱亂設起，魔來甚善也。^[31]

若魔界如、佛界如，一如無二如，如是了知，則魔界無所捨，佛界無所取。佛法自當現前，魔境自然消滅。^[32]

這是抽象性的修法，把魔界的實相與佛界的實相抽象出來，發現兩種實相自身沒有任何差別，無二無別，在這樣的情況下，行者就直接地安住於實相中而無所罣礙，因為在自心中，再也沒有邪、正的分別，佛來很好，魔來也不錯，佛與魔的界限已被打破。當然，這種修法相當上乘，一般人若無甚深的般若空性智慧，很難運起此法。故了知分析破的方法是相當重要的。

第五章 結語

一般害怕禪修的人，多是聽信旁人言語：「打坐容易走火入魔。」其實，這種說法是相當膚淺與一知半解的。魔只有對於那即將成就的行者有興趣，換句話說，若不是修得很深，只是剛處於起步階段，根本可以忽略掉「走火入魔」的問題，走火入魔是老修行者才需要牽掛的。

當得知一闍提人能夠成佛，已經夠令人震撼的了，因為一闍提屬於斷善根的人，能夠成佛，主要是其佛性與常人無別。但是，《大集經》復說出了驚天地的祕密，「魔王也能成佛」。海慧菩薩把魔王移到莊嚴佛國，這個佛國的菩薩與服侍佛陀的大弟子都是由魔群所成，以一一的魔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海慧菩薩把娑婆世界的魔王波旬移駕到莊嚴國後，魔王波旬被這個世界的菩薩所激發，居然也發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33]這實在是令人振奮的事。

這件事令人深深地了解到：魔不是一個絕對的魔，他終究是要歸於唯一佛乘。這使得「佛界如與魔界如乃平等一相」，有了全新的切入角度。

參考書目

1. 《大方等大集經》
2. 《雜阿含經》
3. 《摩訶止觀》，智者大師著，初版，台南市：智者出版社，民 82。
4. 《摩訶止觀輔行傳弘決》
5.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智者大師著，台南市：湛然寺發行，三版，民 84。
6. 《大智度論》
7. 《大般涅槃經》
8. 《大般涅槃經疏》
9. 《八十華嚴》
10. 《增一阿含經》
11. 《小品般若經》
12. 《菩薩瓔珞本業經》
13. 《法華玄義》
14. 《首楞嚴三楞經》
15. 《佛法因緣傳》
16. 《法華文句》